

张秀民著《中国印刷史》序

钱存训

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，和造纸术一样，对于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。关于印刷术的起源、演进和传播，中外学者曾经作了不少研究。但是一部全面的、详尽的和有系统的关于中国印刷术发展的历史，却一直没有出现。张秀民先生新作《中国印刷史》的出版，不仅在这一专题的领域中，丰富了我们的知识，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，即对中国文化史和科技史的研究和了解上，也增加了一节重要的篇章。

这本书的内容广泛，体大思精，洋洋五十万言，包罗了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一千多年间全部刻书和印书的历史，详细地讨论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地点、刻本内容、板本特色、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，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。其他在书籍以外的各种印刷品，如板画、年画、报纸、纸币，以至印刷所用的各种物料，如纸、墨等文房工具，也都提供了新鲜的资料和独特的见解。这是迄今所见到的一部最完备而有系统的综合之作。

本书作者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，经眼的善本很多，掌握的资料丰富，具有写作这样一部全面性通史的优越条件。他过去所发表有关中国传统印刷方面的文章和专书，不仅内容充实，数量可观，而分析详明，结构严谨，见解独到，尤为其文章的特色。他毕生从事这一专题的研究，写作殷勤，孜孜不倦，这种乐业和

苦干的精神，更值得我们学习。

我对中国印刷史发生兴趣，最初是在大学时代选修刘国钧先生主讲的“中国书史”时，所受到的启发。当时所用的主要参考书是卡特（Thomas F Carter）的《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》英文本和田中敬的《图书学概论》日文本，而没有同样性质的中文本可供参考，引为遗憾。一九四七年来美进修，在芝加哥大学选习西洋印刷史，得有机会和中国印刷史作了一些比较研究。一九六八年应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（Dr Joseph Needham）之邀，参加他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有关《造纸和印刷》一册的写作。稍后，我在芝大图书馆学研究院讲授《中国印刷史》，接触到作者另一专书《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》和单篇论文多种。他这一系列的纵深研究，对我的教研和写作，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和启示。

张秀民先生的这本新作，可说是广结大成，将前人和他自己研究的成果，做了一次总结，这将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，在学术界自有其一定的地位。但这并不表示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已经结束，因为其中还存在一些空白，有待填补，另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钻研，我愿借此机会提出几点意见，供作继续研究者的参考。

第一，在原始资料方面，有关中国早期印刷的第一手记录和实物是十分贫乏的。譬如印刷术的发明年代问题，众说纷纭，主要是根据文献中一、二字的推敲，本书作者推定在七世纪中叶唐贞观时期，是相当合理的，但至今还没有这一时期比较详细的记载和印本可供互证。现知较早的印本散存世界各地，也还没有一项全面的计划作出有系统的调查、著录和复制书影。由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印刷术的轻视，有关雕板的技术、工具、印刷程序和印制数量等等的记录，在中国文献中几乎连片言只语都没有留存，一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才稍有透露，倒是在一些早期西方

的著述中可见一二。这和文人所重视的纸、墨、笔、砚等文房用具相比，其记载的丰瘠和详简，真有天渊之别。

宋元时代的板片和刻印工具都已无存，甚至明清时代的活字也很少见，尤其铜活字更是消失殆尽。因此研究明代铜活字的来源是毕氏自制或传自他方，至今难以解答。至于清代印刷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这样一部大书所用的几十万铜字是雕是铸，也没有实物可以检验。因此，在原始资料、实物和早期印本的调查、搜集、和整理方面，还有许多基本工作要做，为将来研究这一专题的学者，提供更多的情报和方便。

第二，欧洲印刷术的起源是否受到中国的影响，还需广集证据，继续研究。一般西方印刷史的专家都认为欧洲活字印刷术是独立发明，不仅没有受到雕板印刷的影响，更和中国印刷术无关。主要理由是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异，这种主张虽然是偏见，但是还没有像造纸术西传有考古实物上的凭证可加以肯定。因此在这一课题中，还需要实物以及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方面，多多发掘证据，才能作出结论。

第三，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，对中国传统社会起了什么作用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有些学者根据印刷术对欧洲社会和思想上所引起的激烈变动，因而推测对中国社会也有相同的作用。实际上，东西文化和背景不同，因此印刷术所产生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差异。在降低成本、增加生产和知识普及方面，可能作用相似，但有程度上的差别。至于对社会、思想上的变革和印刷术本身的发展方面，东西方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，可能背道而驰。

一般说来，从十六世纪初开始，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改良，产量急剧增加，因此形成了一种庞大的出版工业，在思想和社会上发生了强烈而根本的变革。印刷术鼓励了各地方言和文学的兴起，成为促进许多新兴国家成立的一个主要动力。至于中国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其它国家，印刷术的使用在社会和思想上都

没有引起太大的变化，反而促进了文字的统一性和普遍性，成为维护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工具。印刷技术继续传统作业，虽有一些进步和改良，但始终停滞在手工业阶段而没有再向前发展。总之，印刷术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的条件所促成；同时，这些因素也影响了印刷术本身的发展趋向。

以上这些课题，我曾在为《中国科技史》所写的《纸和印刷》一书中提出并作了一些初步地分析和比较。但这些问题，因素复杂，必须对学术、思想、社会等各方面在印刷术使用以前和以后，多找证据，根据史实作出深入地分析和比较，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。

我也曾在前北平图书馆工作过十年，但在抗战期间，派在上海办事，地区遥隔，和秀民先生无缘相会。一九七九年夏间由美回国访问，听到他已返回浙江原籍，从事本书的整理和写作，因此又失去晤教的机会，最近得知他的全书已经定稿付印，不久就将和读者见面，承他远道赐书嘱写一序言，因略书所怀，对他在这一园地中多年辛勤耕耘所获得的成果，表示衷心的景仰和祝贺。

一九八三、六、一、美国芝加哥海德园寓所

编者按：张秀民著《中国印刷史》，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近期出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美国芝加哥大学